

心系我们的英雄

清澈的爱源远流长

■孙利波

清明临近，新疆和田“问勇路”人车渐多，街边公园的“问勇路题记”纪念碑前常聚着不少身影。在寄托哀思的时节，人们踏着春风来到这里，奉上一束鲜花，拧开一瓶饮料，摆上各色水果……水果中必不可少的，当然是“卫国戍边英雄”陈祥榕生前最喜欢的橘子。

“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知道，榕儿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陈祥榕牺牲后，母亲姚久穗的一句问话，不仅催生了“陈母问勇”的新成语，也令无数国人泪目。这泪水曾为陈祥榕手捧橘子微笑的遗照而流，也为“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誓言而流。这份深沉的情感，在心灵与心灵间涌动着，散发着一股恒久的英雄气。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在冲突中牺牲。次年春节后，中央媒体首次报道了几位戍边英雄的事迹。自那时起，这一股股源自西陲边关的英雄气，就伴着春风升腾、蔓延，将英雄的故事传遍神州大地，把英雄的精神种进亿万心田。

乘车沿新藏公路219国道南行，随着海拔升高，一个个特殊的路标飞入眼帘：祥榕桥、屏南桥，思远桥、延津桥，焯冉桥、漯河桥，红军桥、两当桥……这些以卫国戍边烈士及其故乡命名的蓝色路标，多么像烈士挺立的身躯，行走过万里征程，连接着故乡与边关。

我的身前是战场，我的身后是祖国。我是一个我，也是十四亿个我。这便是一名边防战士奉献给祖国的清澈之爱。

沿新藏线继续南行，会路过著名的康西瓦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百余位牺牲在高原边关的烈士，加勒万河谷的那场战斗后，陵园里又增加了4座新的坟墓，分别属于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我曾数次途



清澈的爱(油画) 王 杨作

经康西瓦，每次都会鸣笛致敬，下车拜谒。

对每位西部边防军人来说，如果路经康西瓦烈士陵园未去鞠躬敬礼、未给墓碑拭尘，就好像一辆汽车错过了千里无人区唯一的加油站。

那一百多座黛黑的烈士墓碑，齐整整地立于喀喇昆仑高原，给这片广袤厚土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诗人周涛曾写道：“在祖国面前，没有任何慷慨的言论，能比上一次慷慨的献身。”凝望着烈士的墓碑，呼啸的风中似乎传来猛士冲锋呐喊的声音，空气中似能嗅到粗粝的硝烟气息。脚下这铸铜一般坚硬的黄褐色土地，曾经见证过战士的青春，倾听过战士的誓言，承载过战士的跋涉，在他们以生命践行誓言之后，又敞开宽广的胸膛安放他们的灵魂，托举着他们的精神。

英雄从未离去，英魂长存山河。活着站在边关，死去葬在边关，无论挺立或倒下，他们都是祖国边防线上不可撼动的界碑。这，就是中国边防军人的心声。

时间飞逝，烈士已牺牲4载有余。4年多来，在烈士陵园，在烈士家乡，在党政机关，在村镇社区，在企业学校，在互联网上，在祖国大地的各个地方，在有形无形的每个空间，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缅怀和敬意。

当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故事家喻户晓，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进入教科书，当繁华闹市广告牌上出现烈士的图像，当烈士的雕像和纪念馆在各地落成，当孩童用稚嫩的画笔绘出英雄肖像，当无数青年在英雄感召下参军入伍……我们笃信：中华民族崇尚英雄、颂扬英雄的基因将永远厚植

击发

■王钰凯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据枪、瞄准、击发……然而，枪没有响。我看见一级上士张建勤匍匐在射击地线上，扣动扳机的右手正在微微颤抖。弹匣置于枪身的左侧，并没有被装入枪身。

这是第76集团军某旅岗位练兵比武中某新型步枪精度射击现场。按照比武规则，射手需要在不使用瞄准镜的情况下，5分钟内对百米外固定目标连续射击10发子弹。

就在几分钟前，第1组的陈小龙打出了98环，第2组的俄么珠更是取得了99环的好成绩。当第3组的张建勤准备上场时，战友们纷纷为他打气：“你曾是岗位练兵的第一名，这次一定能打100环！”

打出第1发空枪后，我注意到张建勤额头上冒出了汗水。

据枪、瞄准、击发……枪依旧没有响。我突然意识到，半年前，张建勤还给俄么珠当过一段时间的教练员。现在，俄么珠打了99环，身为教练员的他，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作为旅里的狙击教练，张建勤主动报名参加这次比武，颇让人意外。身为教练，如果在比武中输给队员，教学时的底气难免会受影响。

“追求荣誉，是军人的天性，教练更应如此。”上场前，他这样告诉我。同时，他认为只有亲自走上赛场，体验最紧张的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队员，完善教学。

第2发空枪后，张建勤的呼吸开始变得平稳，他正在逐渐找回训练时的状态。

他再一次据枪、瞄准、击发……但枪依旧没有响。

1分钟已经过去，以往他早已完成10发子弹的射击。这3发空枪，让张建勤的双手、心跳和呼吸都逐渐平稳下来。终于，他将弹匣装入了枪身。

据枪、瞄准、呼吸、击发、保持……伴随着10声清脆的枪响，靶心中央出现了10个弹孔，散射范围不足8厘米。

100环！用时不到2分钟。张建勤夺得该项目的冠军，并刷新了旅里该项目的纪录。

为什么要打这3发空枪呢？负责考核的参谋回答了我的疑问：在战场上，外部干扰会更多，环境也会更复杂，如何快速调整自己的射击状态，或许更考验一名狙击手的实战能力。张建勤之所以打了3发空枪，是为了迅速调整状态。

当站在领奖台上接过奖章时，张建勤动情地说：“奖章虽轻，但在我心中的分量却极重。”

看着张建勤满脸的笑容，我深知，奖章只是一个象征，真正宝贵的是那颗追求荣誉的心，以及那段竭尽全力、永不服输的奋斗历程。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三千里川藏线，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穿越巴蜀盆地，直抵雄浑壮美的川西高原。这条公路不仅以曲折险峻而闻名，更因它见证了高原军人的英勇牺牲与无私奉献，而被誉为“英雄之路”。漫天飞扬的尘土，随着车轮的深深碾压而飘向远方，而每一道车辙都仿佛是生命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刻下的不朽篇章。

曾伟，这位我采访中偶遇的川藏线上的汽车兵，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走过父亲走过的路。”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里闪着刚强而湿润的光。我想，他已经找到了一把钥匙，可以走进英雄父亲的人生故事，感受父亲的精神世界了。

“妈妈，为什么我不和爸爸同一个姓呢？”上小学后，逐渐明白事理的曾伟终于鼓起勇气向母亲提出了这个困扰他已久的问题。

母亲放下手头的活计，沉默了片刻，然后用满含热泪的眼睛，凝视着曾伟，一字一句地说：“孩子，你的亲生父亲是个真正的英雄。”

从母亲的叙述中，曾伟了解到，他的父亲曾明是川藏线上的一名汽车兵。某次执行高原运输保障任务，他驾车翻越险峻的折多山时发生了意外，英勇牺牲。当时，父亲的战友们强忍悲痛，决定暂时隐瞒这个残酷的真相，直到曾伟降生一个月后才将消息告知母亲。

母亲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曾伟感觉胸口像被巨石压着，透不过气来。他不知该如何回应，只是愣怔地看着母亲颤抖的背影，视线逐渐模糊。

后来的某一天，曾伟在家中搜寻旧物，偶然间在抽屉深处发现了一张尘封已久的照片。照片上，一名年轻男子身着笔挺的军装，站在一棵葱茏的大树下，笑容灿烂而温暖。阳光轻柔地穿透层层枝叶，斑驳地洒在他的肩头，为他的脸庞镀上了一圈金色的光晕。曾伟凝视着这张照片，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情感波澜。

他从未亲眼见过父亲的面容，然而照片上那温暖的笑容却深刻进了他的记忆中，既陌生又熟悉。泪水悄然滑落，模糊了照片上的影像。他对着照片低唤：“爸爸……”声音虽轻如微风，却蕴含了他内心深处所有的思念。

这张照片被他细心地收起来，陪伴他踏上每一段旅程。虽静默无声，却传递着深沉的守护与永恒的陪伴。在他的心中，父亲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同时，他也开始领悟到母亲口中“英雄”二字的真正含义与分量。

自那以后，曾伟主动与父亲的战友们取得联系，期望能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更多关于父亲的往事。战友们告诉他，川藏线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公路，更是一条充满艰险与挑战的生命线。“车过折多山，犹如穿越鬼门关。”这句在川藏线上流传甚广的俗语，让曾伟深刻体会到了父亲当年所走的路是何等的凶险与艰难。

2012年，曾伟高中毕业，他向母亲表达了自己想要参军、到父亲生前所在汽车部队服役的强烈愿望。那一刻，母亲脸上和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舍和忧伤，她似乎在做着最艰难的选择。终于，她还是点头同意了。

川藏线依旧漫长而艰险，但曾伟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他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英雄之路上，与父亲共同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

沿着父亲的足迹

■廖平洋

曾伟清晰地记得自己首次执行任务时的情景。那天清晨，他早早起床，像父亲当年那样，细致地检查车辆，认真地擦拭挡风玻璃和轮胎，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

尽管如今的路况已有所改观，但高原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仍然对汽车兵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当他驾车行驶在折多山段时，灰白的雾霭如同无形屏障笼罩群峰，车辆只能缓缓前行。每一次贴着悬崖转弯时，他都紧张地屏住呼吸，生怕有任何闪失。

夜幕降临，兵站沉浸在寂静与寒冷之中。曾伟躺在床上，从贴身的口袋中小心翼翼地摸出那张父亲的照片。“爸爸，你当年走这条路的时候，也会觉得它难走吗？”曾伟对着照片喃喃地说。

一束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曾伟觉得那是父亲温柔的目光正凝视着自己。沉浸在如水的月光里，他的思绪飘向遥远的过去：多年前的某个夜晚，父亲或许也曾在这个兵站驻足歇息，也许就在这间屋子里，他靠着窗边，沉思着即将执行的任务路线，又或许，在无尽的夜空中，他正满怀深情地思念着还未出生的孩子。

倏然间，一股暖流涌起，曾伟感觉到自己与父亲的心竟贴得那样紧。父亲无法给予他回答，但曾伟知道父亲一定希望他成为一名勇往直前的汽车兵。

我们终于站在阳光下
数着身上的伤痕
像数着星辰

太行春晓

游击战歌(外一首)

■胡红栓

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里
黑夜生长着不屈的枝条
我们把自己埋进岩石
长成荆棘的模样

铁蹄碾过山岗时
我们潜入地心
在窑洞的血管里游走
等待一次心跳的震颤

枪声是黎明的种子
在敌人的腹地破土
我们收割铁轨
像收割秋天的玉米

太行山
埋葬着侵略者的野心
而我们的呼吸
在每一道裂缝中，凝结成
傲霜的寒梅

当最后一个黑夜褪去
荆棘开出花朵

地雷在泥土深处
长成沉默的果实
游击队的脚步
是风中最轻的落叶

百团大战的炮火
把黑夜烫出一个窟窿
黎明的光
就从那里
流淌进来

左权将军的马蹄声
惊醒了满山的杜鹃
它们把花瓣
撒向每一条
通往春天的小路

志愿军战士(雕塑)

李象群作



长征

第6413期